

方山薛先生全集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三十一

墓誌銘

強處士墓誌銘

處士思澗強君既卒之又明年乙丑其子一鯨一鵬
卜以十二月庚寅將奉君柩葬于其里西村之新阡
先期二子衰經詣余稽顙伏泣請銘君墓君固余所
知而二子又皆余門人也誼不獲辭遂按一鵬疏君
行實書之君姓強諱頰字文朗思澗其別號也強之
先杭州錢塘人宋慶曆間有名至者以文學受知韓
魏公終祠部郎中生子浚明淵明浚明徙家于常州

無錫之五牧以兄淵明舉進士歷官通顯遂爲邑著
姓洪武初有可仕者以貲雄于鄉可仕生怡怡生錕
錕生澹澹娶秦氏生椿例授散官承事郎娶鄒氏生
五子君其最幼者也生質穎敏父延名師教之讀書
冀取科第君亦承父之志勤勵問學年甫十九乃遭
父喪伯仲析居賦役頻繁家事漸棘君遂理家課耕
垂二十年業日以裕居常忽忽歎曰吾父篤于教子
吾以家累廢學今吾二子漸長矣可不繼其志乎乃
遣一鯨一鵬先後從余受易旣而一鯨不忍君衰年
服勞尋亦棄學代父專以科第屬之一鵬君奇偉卓

學不肯俛仰從人後恒思光顯門戶以紹復遠業其於族屬咸勉其爲學故今一鵬與其從兄一鳳諸姪于仁于義皆先後補郡縣學生而强氏彬彬稱文獻矣謂非君啓迪之功邪君治家睦隣正倫厚俗平量衡恤貿易息爭訟寬逋負種種可述而鄉之稱善人者必推君爲首君生于弘治己酉十二月二十八日卒于嘉靖癸亥十二月二日享年七十有六亦旣壽矣而鄉人猶以不登上壽惜之烏乎君雖未嘗祿仕而孚于其鄉若此其視紆朱拖紫以顯駟馬高車以歸而恣肆狼籍爲閭里所嗤誚者不大有徑庭邪君

配華氏能通小學列女傳涉歷史鑑大義每與君辨
駁時有不合而君常幸其有助昔人所謂內不愧于
妻子者君其允蹈之哉子男三長即一鯨娶江陰薛
氏次一鰲早卒娶宜興胡氏次一鵬縣學生娶周進
士明甫女女二一適江陰葛某一適江陰薛某孫男
五爲一鯨出者敏學娶錢敏事娶宜興胡敏行娶謝
敏功未聘爲一鵬出者敏質聘邵敏才未聘孫女三
人皆一鯨出長適武進呂應期次適邵某次受余姪
孫敷信聘銘曰冀缺龐公千載高風誰其嗣之君景
其踪二人被遇君獨隱終天道平分屈信感通有子

有孫行賁幽宮

秦室楊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楊諱鈺常州武進人姚安知府無錫次山秦君汴之配宮保尚書贈少保謚端敏鳳山公諱金之介婦也楊之先出漢太尉震之後居華陰宋紹定末有士英者始徙武進之錢塚村我洪武初有仲文者再徙前黃里仲文生懋恢拓基業人稱前黃楊氏懋生涑涑生圻以軍功授鎮江千戶所正千戶後以子璉官贈南京兵馬司指揮配蔣氏生孺人孺人自幼穎敏能通小學傳記知古今大義父母甚鍾愛爲之

相攸值端敏公爲仲子沐擇配遂命委禽焉嘉靖丙戌端敏公任戶部尚書居京師次山從其母鈕夫人南歸迎孺人于家以成昏禮時孺人年甫十八夙承家訓即閑婦道從姑與夫如京師端敏公一見稱賢婦焉居京師逾年次山日就外舍讀書夜分始入寢室端敏公每晨入朝五夜即具衣冠待漏孺人各視其節以候興居未嘗言勞丁亥端敏公乞致仕孺人從之歸盜至孺人從樓窻下左右止之孺人即絕衣而墜時子柄在娘而臨難矜節至不顧身雖烈丈夫何以加焉其時不死者蓋幸也旣而盜盡取金珠錦

繡諸貴重物以去孺人曰若舅姑無驚貨財何恤也
居常問安視膳必躬必親揣度可欲務當其意毋蔣
數有餽遺必獻舅姑時次山有長兄今贈都察院都
事小山君泮已舉順天年父于次山其配張孺人行
長矜嚴孺人事之唯謹端敏公家居邑里值衝衢四
方士大夫之道經請謁者冠蓋沓至公以饗醴事分
任兩婦每孺人供具輒稱公意自後客至公必以命
孺人張嘗謂奴能吾固不及孺人曰是謂服勞敢言
能乎張爲感動辛卯端敏公再起爲尚書明年小山
卒端敏公悲甚次山旣哀兄之亡而又憂父之過悲

也居常鬱鬱不釋孺人謂之曰而兄亡而責始重矣
所欲慰大人者在勤學樹立憂苦何爲次山乃益淬
厲問學屏去聲華勢利若寒士然謂必得科第以竟
初志及端敏公出入兩京游歷戶禮兵工四部尚書
再乞而歸年已七十矣次山連不得志於有司端敏
公乃遣就選次山意猶不樂蔭叙孺人曰子其行哉
大人年高欲及見子之官承顏順志固子道也於是
次山就選授南京後府都事孺人承舅姑命從以行
次山每念二親輒令孺人歸省往往冒隆寒盛暑怡
然就道甲辰端敏公卒相助大事感中于禮次山服

闕以母夫人年高不欲起復母夫人強之行孺人贊
曰夫子之官君父之恩也何忍負之若養姑之事則
吾能任焉次山不得已之京竟乞終養以歸歸二年
而鈕夫人卒浴歛鬻舍皆孺人身親之左右請代不
許再相喪禮一如端敏公卒時也甲寅次山復除右
府都事陞左府經歷孺人從入京師次山素性簡抗
不屑干權貴之往復頗與俗忤孺人多諷勸以調停
之居一年而次山擢知姚安孺人以遠不克從留理
家事凡諸婢僕隨才任使徵輸賦役慶弔贈遺報施
往復百務振舉巨細咸當誠所謂女中丈夫而孺人

則未嘗挾其所能以自有也尤善教子勉其進德脩業而功名遲速則委之於數故其子柄等皆以學行聞于時而稱世祿子弟之賢者必曰秦氏秦氏云旣姚安罷歸益絕意世故而孺人亦倦勤于家事遂謀于夫子以其業分授諸子俾各主之今年乙丑三月乃以仲子楷之喪慟哭成疾至六月甲午竟致不起距其生于正德己巳十月晦日年五十有七先以次山都事一考封孺人至是次山率其子柄等卜以十二月甲申奉孺人柩塋于竹山之原先期遣柄手疏孺人之行實詣余稽顙涕洟謂以母之賢不獲上壽

乞銘墓以壽諸石余惟爲諸生時與次山屢游場屋最相習旣又同官留京並邸舍稔聞孺人之賢而先吏部又秦之族甥也誼不敢辭遂按䟽述其行之大者而嗣續昏嫁咸附書之孺人生子男六人長卽柄次卽楷次柱皆縣學生柄娶武進白楷娶溧陽史柱娶武進蔣其三人皆殤女三人長殤次適武進國子生周季履次適官生談志伊孫男七人孫女六人凡諸姻婭皆世家大族名卿賢大夫子息詳具柄所述行實中銘曰易稱富家詩詠女士遡觀史傳古來無幾彼美孟楊秦之良妙宜室宜家相夫教子凡諸內

則歷歷可紀刻諸玄堂以垂永世

吳胥巖墓誌銘

胥巖吳君道卿邵文莊公之仲子婿也余蚤歲游文莊公之門獲與君友時以文會者五六人唯君與東維華世卿稟賦特厚志向不凡動以古人爲法儕輩中皆目君爲管幼安世卿爲黃叔度而道義相切磋不專以文藝爲尚一時士習知所慕倣未幾世卿舉于鄉不及強仕而卒人皆惜之然幸有君在也君博學攻古文詞其所製作逼類賈董馬班而出入於莊周韓愈蘇洵之間及其窮究理學則又熟復濂洛關

閩諸書以上溯六經洙泗之傳務在得其精旨獨不屑於舉業而訓詁注釋多從脫畧以是屢試于鄉不爲有司所錄其諸會友雖先後登第而君顧怡然自得一切富貴功利漠然不動於中而家事盈縮悉置不問唯於憫窮恤匱則若惻痠在身務思所以周之而了無德色人或以是稱之亦弗應也居常自得於浴沂風雩之趣而豈弟從容喜怒不形於色凡見君者無不欲心平而躁心釋嗚呼若君者雖不用於時而居鄉善俗立懦廉頑有大造焉乃今雖以壽終而君子之惜之者猶世卿也蓋以哲人淪謝吾道孤矣

俯仰穹壤歷數士流如君有幾能勿悲哉君卒之明年其子應祈等疏君行實及君之婿朱進士蓋臣所爲狀衰經詣余稽顙涕洟曰先子立心制行先生所知也今墓有期矣願銘于墓上之石余情不忍銘而誼不當辭也遂述君平生大畧并按疏狀書之君名汝憲字道卿胥巖其別號也吳之先自延陵季子封吳子孫因以爲氏至宋集賢學士直方福建宣慰使聞皆以仕顯迨君之九世祖寧一自延陵徙閩江遂爲無錫著姓再歷三世有名源者君高祖也源生質質生穀穀生袞號惕齋世以耕讀爲業娶武進前黃

楊氏媿德毓秀乃生二子君其仲也君生質端慤與
其伯兄閻峯君汝愚自襁褓以至出就外傳多得於
父母之教而蒙養已端稍長師從父鄉進士韙齋公
商韙齋學行俱可師法以是君之伯仲不見異物而
遷其所成就蓋有自云初邵文莊公生有仲女年已
及笄爲擇所配一見竒君遂許歸焉君以師禮事文
莊而文莊亦以君爲賢子弟愈愛重之日試月課於
同門中尤見稱賞每以居敬持志之說勉君其所期
待蓋有出於文詞之外者而君自是日聞所未聞矣
正德中君爲縣學諸生郡守宜賓王公誕敷聞君名

以淵明乞食魯兩生二題命君作論君援筆立就王公閱之擊節歎賞曰此非秀才文也自是屢召君君不往或問之君曰秀才如處子可僕僕於公庭乎王公聞之益加敬禮而君亦竟弗往也王公每論士輒以君爲稱首君篤於倫理事親孝出入定省委曲當意處夫婦和而不狎處父子愛而知勞事兄間峯如事父然有族子以販屨爲業盜殛諸途時同遇害者五人盛夏暴骸河濱莫可辨君并葬之曰庶此子得掩而其餘亦不至飼烏鳶矣有族人旅櫬歸葬艤舟河澗值君誕日親友會集君戚然罷燕歲時家禮必

整冠服以率子弟行之而於祀先尤極誠敬自少至老未嘗倦怠也君素不喜華麗晚年尤更撙節常曰老子早服重積之言不可不知先後縣令每遇鄉飲輒致詞敦請君皆不赴人皆謂君恬退而君亦自有意義云君屬纊前一日唯以存天理爲子孫訓其終始此心固有臨死生而不貳者矣君生于弘治辛亥二月二十九日卒于嘉靖乙丑十二月六日享年七十有五丙寅四月十二日葬于閩江第一灣之新阡士人議援陶靖節王文中故事私謚君爲貞簡先生君娶邵氏卽文莊公仲子先君二十年卒淑德懿行

其在君從弟官諭澤峯君情誌中子男四長卽應祈
府學生娶黃氏繼娶武進何氏次應冲早卒次應實
貳室胡出縣學生娶陸氏次應賓娶華氏女三長婿
宜興張雲鵬次婿卽朱進士蓋臣次殤孫男六道成
德成性成性成爲君之仲子應唐後俱應祈出履成
綬成應實出俱未聘一成應賓出娶武進楊氏孫女
七長歸縣學生華道夫次許嫁余長孫敷政次許嫁
武進毛中亮餘未受聘凡諸嫁娶皆仕族子姓其詳
具狀中嗚呼世之士人務爲記誦詞章以取高第歷
顯官者何限乃君之德學足以華國壽民而不爲世

用竟韋布以終其身雖君之齊得喪一死生固不以爲意而論世觀人者不能不爲之深悲而永悼也銘曰夜光在璞弗爲圭璋豫章干霄弗爲棟梁造物生材胡弗較量吁嗟乎君宜出而處宜用而藏盈虛消息詎爽厥常不遠且復奕世其昌知已作銘以賁幽堂

亡室馮氏墓誌銘

吾妻安人之卒也吾不忍其泯沒將乞名世者誌其墓以傳而卜葬之期迫矣兒子近魯泣謂余曰吾父且自誌之嗟乎悲哉余忍誌吾安人哉安人姓馮與

吾薛皆常州武進人吾薛自毘陵郡公會之之後徙居郡之後折載徙余巷與馮同里聞先世未嘗議姻安人在室自幼以賢淑聞吾先大夫吏部府君特爲旂聘焉正德辛巳安人年十七歸余余時爲郡諸生再蹶場屋年已二十有二矣吾母史安人先已蚤逝家事日落余以教書爲業什九在外安人家居親操井曰事吾父與吾繼母吳安人曲盡婦道甘旨不足恒紡績針紉售以佐之而已則食麤茹淡自以爲卑幼之分宜然也余又屢試不第每歸安人輒投杵下機怡然迎之具雞黍酒漿慰勞曰以君之辛苦問學

終當不負出處有時宜從容以需之安人艱於生育歸十年而弗子余頻以爲念則又慰之曰以吾視君諒非無後者亦自有時嘉靖壬辰生子近魯甲午余舉于鄉明年乙未第進士選授慈谿知縣安人從之官甫半載安人曰吾舅姑在家子有官守不得顧私親吾可歸也歸未踰年而余以民艱裁郡額外之征旋致不協且又病脾不耐勞苦再疏乞改學職得九江教授安人以學官岑寂乃復從余行自陸路至池州涉大江至李陽河颶風大作舟幾覆篙人不能挽回余頗虞之安人曰汝方得一第未行其志而子在

襁褓又未成立造物者保無他也既而風浪旋息迤
邐至安慶復從陸入九江蓋安人靜重凝定往往不
爲目前之事所促迫亦其天性然也余少壯時性多
過急安人此類裨益良多丁酉余爲福建考試官安
人在九江扇鑰以居諸生一菜一果之餽悉從謝絕
雖同年故舊書問亦不納也余自閩歸攝白鹿洞教
事安人曰吾向以此官爲岑寂今秀才及門者衆君
蓋可以聚樂但吾去舅姑日遠思家不置可圖先歸
乎余遂請于提學道獲給傳符舟車送安人攜子女
從浙道歸歸而吾父母得見媳婦孫男女且聞余動

定交相喜悅而余得優游宦學以免內顧之憂者皆安人之爲也已亥秋余遷南吏部考功主事及冬抵家明年春安人從之南都余出入部中安人肩鑰私宅如九江時踰年又請歸以供婦職癸卯余以主事一考獲封贈父母而安人亦獲今封雖拜冠帔而韋布一如平時及余晉郎中乙巳奉例考察違當路風旨謫建昌通判安人曰苟伸其志官雖屈無傷也時近魯年方十四安人慈愛不忍朝夕離捨恐其失學遂命從余以行而已則以舅姑年老自是不復從于寤矣余往建昌三越月值南六科會䟽薦白獲復刑

部員外郎歸值母吳卒時丙午五月也安人竭力營辦喪事至冬克窆明年丁未七月吏部府君又卒安人悽楚執掌營辦如前亦至冬而克窆兩歲間連遭大事余哀苦中愴怳不知所爲若非安人幾不成禮興言及此可勝悼哉旣余服除起爲禮部郎中爲浙江提學安人在家治生教子儉用嗇施雖尺布斗粟未嘗輕費唯以馮氏弟姪之貧周之不爲吝惜余嘗問及安人曰之子皆吾父母所鍾愛也古謂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君豈不聞之乎余甚然之余與安人同苦樂未嘗一置婢妾乙卯余年且五十有六矣左

調郵延兵備安人曰邊地淒涼吾又不能隨行君其
圖焉余始置側室及罷官歸踵生二子安人提攜保
抱一如已出而閨闈上下懽然雍穆安人自壯時卽
病痰每發輒危侵尋三十餘年綿延醫藥視以爲常
今年丙寅春病劇謂近魯曰吾年踰六十不爲歿矣
汝屢試不第亦自有日不觀汝父爲秀才時事乎但
績學爲好人則吾死不朽矣言訖而逝時三月十四
日也距其生弘治乙丑十一月六日年六十有二子
男三長卽近魯府學生安人出娶劉次近洙聘胡次
近邴幼未聘皆側出女三長

次適舉人吳搗謙而殒次適無錫縣學生邵秉忠皆
安人出孫男二敷政聘吳敷教聘蔣孫女三一受唐
景亮聘一受董應芳聘一尚幼安人卒之年十二月
四日庚寅葬于陽湖莊南之新阡壬山丙向嗚呼安
人爾後吾而生乃先吾而死爾今蓋棺事定矣吾雖
衰暮之年於世無涉猶當不忘爾相成之義庶幾無
忝於後死也乃灑淚而爲之銘銘曰女婦母道安人
咸宜傾否而泰歷艱而夷甘苦爾嘗得喪爾齊我爲
爾銘泣血漣如形委斯丘魂無不之暫與爾別終與
爾居九原有知庶幾其慰而

華宜人鄒氏墓誌銘

前年華師魯以其妻之喪來告乞表諸墓上余信其
賢既爲文授之矣今年夏六月復衰經詣余伏地涕
洟稽顙曰泮不自殞禍延先母行將卜塋敢請先生
銘諸幽余謂師魯墓文將以圖不朽必作者其人與
文俱可傳始以屬之余爲世擯而文又非所長縱君
有格衆之見而屢文于墓人其謂我何師魯含淚而
去旣乃復詣余再拜出其同學生秦汝操所爲狀泣
且言曰吾先職方君少與先生同游學而泮又與世
殊趨重辱先生之知惟先生能不爲諛言故敢托一

言以信今而傳後也余悲其孝誠懇切遂按狀書之
宜人姓鄒氏兵部職方郎中水西華公鑰之配也鄒
晉陵名家宋道鄉先生忠公浩弟進士洞之子朴徒
居無錫之泰伯鄉載傳至宜人之曾祖元祖良父秉
倫皆饒于貲人又稱爲泰伯鄒氏秉倫號思約娶華
生宜人鄒華爲無錫著族世締姻誼宜人之母與職
方之父贈君肯齋翁基爲從父兄弟歸鄒獨生宜人
最所鍾愛相攸於其所親贈君遂聘爲子婦正德庚
午宜人年十八歸于職方事其舅與其姑趙太宜人
曲盡婦道內外斬斬不聞有笑語叱咤聲贈君恒以

是稱于親族而親族無間言贈君卒時職方尚未第
落魄好書不屑治生公私侵侮業日以落乃游學于
外歷歲不歸宜人督家衆耕織自給且時易錢帛并
鬻奩具遠饋職方爲旅費以故職方得專意學問舉
嘉靖壬午應天鄉試第一明年癸未舉進士歷官職
方郎中宜人隨至官邸終日杜門戒童豎不得妄有
出入職方伉直負氣議論數侵權貴宜人每從容諷
勸後職方竟以此擯棄而卒免於大禍者宜人之助
居多也宜人性柔順儉約職方在時已屏華靡不御
比職方卒益事淡泊謝絕女謁年及五十子婦將具

禮爲壽宜人曰而父而舅年不逮是吾未亡人也何以壽爲自是歲再踰旬年更邁矣而言念君子恒如二日戒子婦永勿稱慶先是課師魯讀書進取旣師魯數竒屢蹶場屋乃諭之曰汝果立志向上務以君子自期待雖弗取科第有光先業多矣不然縱爲貴人君子鄙之亦無益也其知大義類如此宜人素康健癸亥夏忽遘疾至乙丑元旦疾甚猶強起謁家廟至三月十七日卒距其生弘治癸丑九月四日享年七十有三初封安人及職方以郎中再考進今封子男一即泮縣學生師魯其字也娶鄒氏先卒孫男一

奇采娶錢氏女三長適府學生吳應祖次適楊萬年
次適長洲范洪化曾孫男二知剛知柔師魯卜以丙
寅臘月甲午將奉宜人柩葬寧丘祖墓合職方公之
兆嗚呼燕安者多冥豫豢養者難處困雖士人猶或
不免宜人生于富室歸華而適值中落及相夫取高
第再膺封誥駸駸貴顯矣乃晚年寡居困于征徭
而家復衰謝興廢順逆若循環然而宜人黽勉其間
處之各得其當可不謂女士哉宜爲之銘銘曰古有
貞淑言稱姬姜乃華之鄒內則孔臧後先媲美玉彩
蘭芳曰婦斯婦曰母斯母成夫善譽教子義方終與

君子同歸斯藏

吳室朱氏墓誌銘

吳室朱孺人者閭峯吳君愚之配也卒且垂十年矣
閭峯君念雞鳴相成之愛恨不卽與同穴故猶殯之
在室茲以禮正情卜今年丙寅十二月某日將葬之
閭江第二灣祖塋之次先期持孺人之姪進士蓋臣
所爲狀詣余再拜問銘焉余蚤歲獲友于閭峯迄今
有姻婭之誼孺人之賢固素所知也銘其敢辭按狀
孺人姓朱名於玉朱本邾子之裔後去邑爲氏元季
有名仲華者自蘇州徙常州無錫之開化爲錫著姓

數傳至直齋公絃以進士起家爲御史娶嚴氏封恭
人生孺人溫潤端慤稍長卽善女工代母分理家事
悉當祖父母咸鍾愛之慎於相攸閨江吳氏與朱距
太湖而居東西並稱望族世爲昏姻惕齋徵士袞以
義方教子而愚其長子也自幼以好學聞請昏於朱
朱遂以孺人許聘焉御史初宰臨海攜孺人之任年
二十有二始歸于吳事舅姑如事父母相夫子柔順
而敬處妯娌待姻戚御僮婢上下親踈咸當其則內
外有別閨闈肅然而巫祝尼媪悉爲謝絕歲時奉祭
祀燕賓客俎豆烹飪凡中饋之事無不躬親視之尤

勤儉持家紉針機杼不間寒暑而服飾器用薪米蔬
果酒醴鹽醢醢茗細瑣之屬檢置收蓄各有常所侍
女佐佑之忘其爲貴家子也吳雖素饒於貲而孺人
助之業日以起閭峯爲縣學生屢試于鄉不第孺人
語之曰命也君但篤學慎行盡人事以聽之耳唯吾
歸君二十年不孕可不置妾以圖嗣續乎乃爲次第
置妾五人又皆弗孕請於母嚴恭人復置一妾是時
孺人年踰四十矣未幾乃自有娠生子應德自孩乳
時愛而知教起居服食甚得蒙養之道旣而應德勵
志學業駸駸乎露頭角矣不幸賁志蚤卒孺人深悲

之撫其所生二男一女更迭置諸懷夙夜同寢處勞
勤萬狀且哭應德不置以是遘疾卒于嘉靖丁巳十
二月某日距其生弘治己酉四月十八日享年六十
有九嗚呼逝觀孺人可不謂古之賢淑矣哉子男二
長卽應德娶顧次應志妾許氏出初娶陸氏繼聘曹
未娶而應志卒孫男三長自成聘秦次有成聘曹今
後應志孫女一歸王化成皆士夫子姓其詳具朱進
士狀中銘曰易繫家人富家交愛詩詠女德江沱小
星於維吳朱展也可稱抱孫續子續學蜚聲古蓋有
之令伯陳情我銘在茲行矣其徵

徐味道墓誌銘

余門人徐味道之卒也余既已往哭之慟矣至是將
葬其子德言持徐進士仲章狀詣余泣且言曰吾父
從游于先生之門蓋四十有六年久矣始終篤信寔
惟先生而夙夜之語于家庭者亦惟以先生爲訓墓
上之石願乞一言誌之余感其言且讀其狀不覺涕
洟嗚呼余忍爲味道誌哉憶味道之從余游也余時
爲府學生味道亦尋入縣學同在諸生之列而視余
爲嚴師執弟子禮唯謹雖從事舉業而資性向道務
爲切問近思之學凡先儒格言至論乎錄成帙朝夕

觀覽不置自是學日益進理日益明而身體力行事
事檢束居家事親孝母章早卒哀毀歷歲時不輟父
南崖君構危疾卽熟閱素難諸書遠於醫學卒起父
於沉痾晨昏伺候顏色委曲承歡不離左右南崖君
鰥居二十年常曰有吾兒在吾不知吾室之亡也及
屢試于鄉不第人或惜之則曰出以行吾志處以明
吾學唯安於所遇而已富貴非吾願也余罷歸田里
故交落落每岑寂中味道輒徒步訪余於山居講論
終日師弟兩人皆垂垂白首矣而情誼由衷一如曩
昔使世之爲弟子者皆若是焉則安有操戈入室者

哉味道篤恩義從兄弟六人視之如同胞撫孤嫗如其子教二甥如其孫居常恂恂百凡韜晦而豈弟樂易無疾言遽色人無智愚皆樂與之交至於義利所在則介然不苟鄉之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凡若干人郡縣召之代文則弗往曰秀才如處子不當與有司相接也其所居爲橫林鎮多市塵氣習及見味道出行無問少長皆曰徐先生來矣莫不歛衽起敬邑之父老多遣子弟從之游其有聞於學校者大率其門人也嘉靖乙丑序當應貢學臺優其文取實高等旣膺貢而歸余謂其赴部當得教職乃對曰先生豈不

知弟子哉一生做秀才姑以了事耳吾父在時每見
吾入城未歸則倚閭而望今去京師三千里以衰年
遺體而博一官恐非所以慰先人於地下也縱爲貧
而仕而祿不逮親吾蓋決不往矣自是杜門簡出日
惟讀書教子恬然以居其視世之榮名厚利真不啻
若浮雲腐鼠然謂爲有所自得者非邪丙寅八月二
十四日戌時無疾而卒卒之日起居飲食如常晡時
猶手執陳潛室木鍾集句讀之忽遺卷馮几而寐二
子及諸生扶之至榻而逝距其生爲正德丙寅八月
二十七日適周一甲子享年六十有一某年月日葬

于某原味道姓徐名玩味道其字也其徒稱爲定齋
先生常州武進人系出南州徐孺子宋有名德輝者
徙居楚州元有名燁者爲常州路織染局提領遂占
籍焉我洪武間族旋蕃衍累傳至宗善善生灝灝生
雷雷生鑰卽南崖君配童生味道娶湯自結髮至白
首相敬如賓子男二長卽德言府學生娶張次與言
娶謝女三湯某魏某張某其婿也孫男一果行聘蔡
孫女二一受濮某聘一未字嗚呼今天下講學者所
至成羣不少矣求其真實如味道者能幾人哉乃竟
遜世沒齒鮮有知之者豈亦史遷所謂不附青雲之

士以致然與然而附則非味道之所願也乃三歎而爲之銘曰芝蘭空谷無人自芳君子在野潛德幽光我思古人疇與之方鵠冠著書彥方居鄉南州高士孰謂無雙銘茲貞石永賁黃壤

思蘭薛翁墓誌銘

族叔思蘭翁雖居今之世寔古之仁厚長者也卒年八十有二里之人無少長疏戚皆走哭于其門猶惜其年之不永嗚呼此固人心之秉彝而翁之爲人不可以槩見哉茲卜葬有期其子來宗等泣謂墓前之石旂當誌之旂惟吾薛世爲河東人其後散處四方

代有聞人世系見唐書表中南宋時有諱抗者居常
之武進仕爲浙江寧海縣令有賢名生子諱極舉制
科官至樞密使兼觀文殿大學士封毘陵郡公自是
吾薛始爲郡著姓載傳有諱文者號友梅徙郡之後
圻生彥泓彥泓生二子長諱祥伯居五木之余巷余
高祖也次諱祥叔居鄧莊娶毛氏生四子行四諱瓊
瓊娶劉氏生紳號蘭莊以詩名娶謝氏鄉先生子蘭
之孫生二子翁其次也翁之仁厚雖其稟賦而得於
義方之漸染者蓋寔居多翁名勤字克成別號思蘭
不忘父也父爲里中子弟師家無厚積析產時翁念

兄勉貧悉以父遺讓之翁甘苦茹淡課耕力穡業日以裕而量入爲出務崇儉約其諸世俗紛華之態一切謝去曰此非爲治生且以養德也屢僉賦役分毫
不加取於民而轉輸應辦傾囊不恤平居恂恂雖宗黨幼輩俱承禮接故無問大小咸樂其色笑可親其
有犯者不之校也富貴之門未嘗一及而鄉閭匱乏者則委曲周之恬於勢利未嘗以仕進爲意而延師
教子唯知以讀書問學爲先晚年見徭役重爲身累
每以置產爲戒曰古人謂毋殖貨以累子孫置產固
殖貨之一大端也翁之所見如此不可謂超於流俗

者邪郡縣士人有薦翁爲鄉飲賓者翁曰吾隴上之
農夫也寧能局促於公庭周旋於莪冠博帶間哉竟
謝不往此其志節又可以類推矣翁生於成化乙巳
十一月九日卒嘉靖丙寅四月二十八日墓于卒之
六年隆慶辛未三月十二日娶馮氏生子男二長卽
來宗娶某氏次來朝縣學生娶某氏次來聘娶某氏
女二長適李次適馮孫男二希魯縣學生娶某氏次
聘某氏女二一受某聘次未聘墓在鄧莊居第之西
北銘曰昔史稱漢文皇時間并年七八十翁嬉嬉如
小兒狀以爲太平有道之驗迨風流俗靡破觚琢雕

巧僞滋變而河上丈人漢陰父老始不爲世所羨卽如吾薛蜚英騰茂者代有之矣而返朴還淳鑛金璞玉如翁者蓋僅僅一二見也是故可銘而傳也

強子南墓誌銘

吾鄉諸士從吾游者先後舉科第凡若干人矣而強生子南負剛毅之資抱體用之學獨屢試不第湮鬱無聊以終其身能勿悲哉子南卒之日囑其子建中必請余銘諸墓石以圖不朽嗚呼余忍爲子南銘哉憶余未第時讀書于德慶菴中邵明甫從余游子南年方十餘歲以幼穉未卽從余乃學于明甫余每與

明甫講易子南輒潛立屏間竊聽明甫謂其嬉游也
召前問訊乃一一能解余遂竒之既余入仕不相聞
者數年及明甫舉進士去適余謫官憂居子南時已
爲縣學生乃問學于余且自言曰先私淑而復獲親
炙一鵬之幸也敢不自勉以期不負門下之知乎余
益竒之自是子南屢經臺試輒居優等尤爲趙方泉
尚仰山二公所識拔謂取科第當在旦夕矣乃數竒
屢蹶場屋亦了無愠色唯自奮厲銳志進取冀必慰
乃父思澗君之望既而父卒每以不獲顯揚恒自慙
惻鬱火大發遂成脾疾素以氣體壯盛亦漫不爲意

踰年而長子天感傷益切其疾愈深然而篤志好學則不減於曩時也余罷官家居故交凋散唯子南則數數過我探贖索微務期尋向上去曰古人思貽父母令名恐亦不專在科第間也余喜謂之曰子之學又進一格矣子南素性介直慎於取友平居唯與徐士彰李懋卿及吾兒近魯往復論議稍有未釋談駁窮日夜時一游息登山玩水亦唯二三人同也友人

有登第者覺其自矜輒勿與通郡中有講學者邀余主席余一往焉子南亦從之行歸謂余曰先生勿再往此非求益者也行且有他虞未幾果羣衆譟呼茲

會遂散其特立不阿早見明決率多類此俗尚華靡
士入聚會亦多美服修容子南獨布衣綦屨侃然其
間富貴子弟目其爲鄉人而有識者亦自知所畏憚
也嗚呼若子南者豈易得哉今年六月大暑異常提
學在江陰弔考子南扶病往感暑而劇醫藥罔效踰
兩月而卒卒之時惟以不能遂父教子之志與不獲
終養其母爲恨托其子於其牧溪兄一鯨托誌銘於
余餘無所言端坐而逝嗚呼此亦可以觀子南矣子
南姓強名一鵬子南其字也別號南岡生於正德辛
巳八月十九日卒于隆慶戊辰八月十日年纔四十

有八父頰母華氏娶周進士俊民女子三長敏求先
卒次卽建中娶邵建和幼未聘強爲常州無錫望族
其先世歷履具在建中狀中余嘗誌其父思澗君墓
亦旣述之矣葬在其卒之明年己巳正月十六日銘
曰嗟嗟子南爾貌魁偉爾志卓犖早希晁董晚慕伊
洛志未一酬竟爾徂落天道平分常與善人不于其
身于其子孫行將有後慰爾幽魂

唐母袁太孺人墓誌銘

薛子居晉陵之野與無錫隣封夙聞浪湖之濱有九
峯唐處士耕稼灌園採薪釣魚徧植菱芡於湖上有

漢龐德公之風而規爲措置更展拓焉其配袁氏則
匪直相其夫以耘於前而日以教子爲事捐佩審酒
漿以延賓師又分明陶士行之母也旣而長子喬仲
子禎皆爲縣學生有名孺人教之益切曰此非歇脚
處也當思進步歲戊午禎舉于鄉又六年甲子喬嗣
舉焉孺人則又教之謂不可以一第而自足當益加
敬慎勿效世俗輕獷華靡之習也去年戊辰喬第進
士授知秀水縣事詣余問政余見其朴雅篤實而應
答之間上下今古人謂唐氏有子寔母氏之教也信
不誣矣孰謂醴泉無源靈芝無根哉旣秀水之官未

久而表病卒秀水遂以憂歸今年秋八月乃自爲狀
與其弟禎衰經詣余稽顙涕洟乞銘其母墓上之石
余見禎之賢猶秀水也益感歎其內訓銘奚容辭按
狀孺人姓袁袁世居澗湖之陰唯以農爲業不事翰
墨家未有譜曾高而上弗記也祖某父某始孺人年
十七而歸九峯君鶴未幾而舅某卒家無遺貲姑某
性嚴家庭間鮮所當意孺人操井曰躬織紉拮据朝
夕以相夫治生而事姑唯謹遂得其懽心耕耘登穫
之勞孺人必身先以爲家人倡而米鹽細瑣各有條
理自是業漸就緒日底于裕孺人艱於得子年三十

有五始生秀水又七年而生禎甫釋孩豎即勤課誨未嘗以得子之艱而少事姑息九峯君初不入城府至是掌賦役什五在邑寔未暇於庭訓而二子竟成其學以致後先取科第者皆孺人之爲之也初秀水欲奉母就養而孺人以有禎在便於家食且謂秀水一意服官無以家爲念詎謂孺人遽卒秀水旣以不獲奉湯藥視含斂爲恨而禎又以他日縱獲顯揚以母不及見爲戚兄弟相持慟哭聞者悲之咸謂唐氏兩子其賢矣哉嗚呼自古世家大姓往往以簪纓之胄而淪於編戶甚至逐末藝甘下流者不可勝計乃

人以農家子而歸于農克自樹立若此謂爲女丈夫者非邪然其敦朴尚儉始終一致則又不以子之既貴而稍易也其諸賑貧睦鄰撫諸婦愛庶子恤僮婢厚親戚凡世所稱賢者則固孺人之常事矣孺人生于弘治甲寅某月日卒于隆慶己巳某月日享年七十有五子男三長卽裔娶蔣次卽禎娶馮俱孺人出次裕娶惠側室徐出女三孫某沈某周某其婿也孫男七孫女六娶聘皆士族詳見秀水狀中裔等卜以卒之年某月日葬孺人于允橋之新阡啓九峯君合兆禮也銘曰

取士于農工商不預我思古人何其拘繫今觀唐表
深感默契不遷異物渾樸斯聚返淳還真庶幾可冀
吁嗟孺人匪直立家世風攸係我銘在茲聊闡潛閔
行錫冊書光昭斯義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三十二

墓誌銘

翁尚書墓誌銘

代徐少湖作

東涯翁公之卒且葬也其子某持狀走京師乞余銘其墓石余惟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耻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若公者固今之所欲得其人而任之者而公不可作矣銘其容辭按狀公名萬達字仁夫東涯其別號也廣東潮州揭陽人先世居閩之莆田有名雄者徙潮鮑江里之舉登村雄生保保生琦琦生肇綱公會祖也肇綱生公祖可俱以公爲兵部尚書

累贈如公官可生公父玉封亦如之母許繼母某某
贈封俱太夫人公少穎異五歲能誦書比長文日工
嘉靖乙酉鄉試中式丙戌登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員
外郎郎中督稅推務所至以廉法著稱嘗疏劾戚畹
沮抑權貴雖謗言朋興略不爲動出賑畿輔多所全
活自是公之名實籍籍人士間矣及出補廣西梧州
知府梧雜民夷加以師旅公經畫供億足用省費總
兵仇鸞縱卒橫行公縛之繫獄郡稱治平自是公之
名實籍籍遠邇上下美會安南莫登庸篡國稱制南
人上變朝議征之上命兵部尚書毛公伯溫侍郎

張公經同咸寧侯仇鸞督兵討之添註公爲廣西征南副使贊理兵務因條陳事宜白二公密募敢死士梁文韜等數人入安南偵其情龍州憑祥二州土舍趙楷李寰韋應以繼及未明嫡孽爭立作亂數十年不已登庸曰中國土官比比弑逆無能正法獨慮及我何哉督府聞之謂公曰君其謂何公曰兩州瓜連三凶鼎立難以兵勝惟斷其中堅使不相屬然後可次第圖也公於是曲爲之所遣指揮錢希賢首擒應次擒寰最後乃召楷諭法申恩竟杖殺之立其子匡三州悉定吏民德公生祠尸祝左江斷藤峽猺獞侯

公丁以其兄勝海爲武靖州目黃貴所刺譟衆爲亂
朝命討之衆謂非數萬人不可公不煩兵密謀擒公
丁磔于市乘勢集兵破賊藤峽悉平又四峒爲土人
黃賢相所據稱兵脅衆以奸法紀首類延蔓其費區
畫公諭叅將余恩駐兵徐圖授以秘策賢相尋獻地
以附南寧督府上其功陞公浙江右叅政尋改廣西
公受督府檄屯龍憑思陵等處誓師觀變獲安南姦
細丁南傑削幅延欸畢得其國中情僞乃縱之歸國
俾語登庸蚤自爲計登庸大恐遂詣鎮南關納欸遣
其姪文明奉表降 上貸之罷安南國爲都統使司

賜登庸不死以都統使治其地於是班師論功行賞有差而公之功寔居其最值病疽乞歸不允陞四川按察使尋陞陝西右布政使轉左無何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釐奸革弊關內清謐尋又擢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宣大偏保軍務專制閩外劾奏將官郤永姜夔士皆知奮修築邊墻垂二百里增添整臺絡繹相望虜不敢輕犯 上嘉之陞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既宗室充灼勾虜入寇公督兵鏖戰叅將張鳳死之公爲文以祭賻歸其喪疏請錄蔭立祠將卒感泣思奮虜乃遁去事聞進公左都御史兼官

仍舊俺答阿不孩遣使求貢兵部請下公議公曰封疆之臣惟知戰守因䟽數事皆安攘大計已酉春虜逼居庸公以宣府將官才弱遂檄大同總兵周尚文率銳卒禦之大戰三日公躬擐甲胄誓不與虜俱生會西風大作公索車數百兩曳柴以進塵霧蔽天咫尺不辨虜乃大驚曰翁太師兵至矣解圍宵遁捷聞上大喜陞公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尋召入掌本兵事慎選將帥振刷頽敝本兵作氣未幾以父喪奔歸庚戌七月大同失事廷議以金革故事起公公上䟽陳情乞終制八月虜由古北口入犯畿甸 上特

召公入掌本兵馳使促之公卽日告父位單騎就道
間關萬里未卽抵京仇鸞素與公隙又懼公撓其事
飛語譖公緩於趨召且謂邊牆不修則虜小入而少
利勢必不聚邊牆修則虜不能小入其勢必聚爲大
寇言頗惑聽公至奪秩爲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經
畧紫荆諸關時鸞大括邊鎮勇銳聚之京營托名防
護民間又苦抽丁遠近騷然公䟽寢之辛亥夏足疽
忽作䟽請終制遂罷去旣以謝䟽字訛革爲民公冒
暑買車微服就道人亦不知其曾爲尚書也歸冬十
二月葬父尚書公哀慕不置壬子冬游武夷經湖道

趨三河經清流縣疾作至上杭舟中劇甚遂瞑目而逝時十一月十三日也又二日抵家又四日復兵部尚書詔至而公已不及見矣公生弘治戊午六月二十八日年五十有五配張氏累贈夫人先公卒繼孫氏累封夫人子二思任縣學生早卒娶李氏思佐以公廕爲國子生娶某氏女二長適都御史莆田鄒公子迪次受福建叅議劉君子某聘嗚呼天下嘗患無人有人嘗患不用乃今有人若公顧又用而弗究不能少延歲月以濟時艱此吾之銘公所以重有感也

銘曰

天之生才不能數數於惟翁公奮起南服底績徼外
威行漠北九伐平邦樞府鈞軸勲耀旂常名流汗竹
我思古人疇與公屬文武吉甫詩書郤穀誰寔尼之
勿永其祿今夕何夕拊髀頗牧胡不憇遺惠我王國
有封若堂窆此良玉我作斯銘以昭芳躅

谿田馬公墓誌銘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冬十二月十二日亥時關中谿
田先生馬公卒是時全陝地震山城傾圮覆屋折木
士民壓死者以數萬計遠近震驚謂斯文之喪有關
於氣運雖人百其身莫可贖也先是九月初公有疾

謝客武進薛某適在陝闡撤棘視師郵延過公里第
公強起延見且輿疾送于郭門設席拜別屬爲身後
之文某謂余未去陝公方壽考何以有此固辭公曰
子遂忘吾寄浙之言乎值明夷之象爲火地之占宜
再玩之遂拜某甚疑焉詎謂不幾月而訃至余亦罷
官去矣公之子光祿君希古服公治命齋公門人趙
富平所爲狀徒步三百里逆余于歸途衰經稽顙伏
地涕洟必請銘公墓上之石余憶曩昔與公論道白
下晨夕比隣唯公信余遂爲忘年之交二十年來南
北睽隔數千里余數被譴謫而公書問每至茲不忍

負公之托亦不敢負公之知也遂按狀書之公諱理
字伯循恬於仕進唯欲明農學者稱爲谿田先生其
先陝西富平孫姜里人也元末有名仕祿者徙三原
之王村洪武初再徙下村是爲三原始祖仕祿生仲
良公會祖也配傅氏仲良生貴配張氏貴生公之父
江配劉氏貳李氏曾祖至父皆以公貴俱累贈光祿
寺卿配俱贈淑人李寔生公贈亦如之江隱居教授
行義著聞人號爲雲巖先生其詳具載高陵呂涇野
先生所撰誌中然則公之賢蓋有自哉公幼穎異四
歲能讀書作字十歲能文旋又能詩十四補縣學生

受易于同學生雷鳴後雷不第公聞譽日起執弟子
禮唯謹三原士人知尊師道寔自公始鄉先達王氏
端毅康僖二公父子闡明理學俱屬意於公而公之
明經博史康僖則或未之逮也時邃菴楊文襄公督
學關西每試公輒稱爲天下士於是涇野呂先生尚
未及第遂相結會先是關中士人多以文藝相高動
稱先秦兩漢其以理學相講明而知紹張子厚之傳
者寔自公輩始弘治戊午公以春秋中鄉試第四再
試禮闈未第益邃于學端毅公著四書五經臆見集
歷代名臣奏議皆公手正山西李五至三原以左道

惑衆公卽聞于縣逐之出境旣游太學與涇野及安陽崔後渠諸公文相切劘而文章德義名震都下高麗使人亦知慕之錄公文以歸及撥歷清黃同事有陳情表者傲物使酒衆皆遠之公獨與處踰月其人禁酒改行遂爲善士 孝廟上賓公哭之慟蓋已預知逆豎之萌將兆正德初年之變矣昔人謂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志在天下國家謂公其人非邪乙丑冬公生母卒服闋踰年爲正德庚午秋又遭父喪公先後哀毀烝然骨立祥禫中曾檢三禮編集成書唯是戊辰辛未皆不預會試安南貢使至京問禮部

主事黃清曰關中馬理先生何尚未登仕籍清曰乃先生不仕進耳非遴選之有失也其名重外夷若是至甲戌科公年四十一矣復上春官公卿以下咸請識面四方學者至聚觀之公初以春秋魁于鄉至是乃以詩中會試第九及殿試策問大學衍義公對畧曰大學之書乃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傳有克明峻德湯之盤銘堯舜帥天下以仁之語真氏所衍漢唐宋之事非大學本旨伏願陛下惟以聖經爲學以堯舜文武爲法又云真氏所衍止于齊家不知治國平天下皆本於慎獨工夫德秀宋儒其所造詣大率

未精願 陛下惟以聖賢爲學勿泥真氏之見以此
失代問者之意置於二甲第三識者咸以公不預及
第爲惜公笑曰王曾及第志不在溫飽而理之志則
不在及第也君子愈重之是年秋授吏部稽勲主事
尋調文選一應銓注陞遷郎中或有所上下公皆以
義規之一日公疾同寮代爲巡風司偶火公曰是安
可以累寮友也遂扶疾赴部聽叅後竟釋之維時郎
中與公議論不合公卽引疾上疏告歸者三年戊寅
復任值 武廟將南巡公與黃鞏諸同志伏闕極諫
雖受廷杖駕亦遂止未幾送母劉太淑人還鄉乃設

教于武安王祠藩臬諸君爲建嵯峨精舍以居生徒
既劉卒公哀慟以謝諸生諸生皆依依不忍散去初
公舉禮闈寔黃輦所取既公與黃同官而公師事之
曲盡恩禮及黃陞南大理寺丞後以進表至京病卧
朝房甚革公亦適以領勘合至京聞而亟往視之黃
張目曰汝至矣遂瞑而逝公爲位而哭經紀其喪以
歸甲申公復除以議禮不合廷杖尋轉文選員外郎
陞考功郎中有莊懌者在正德初附瑾首開查盤革
職至是奏辨求復下吏部看行公寢之諸要路俱爲
託公公稱病求歸內閣遣人謂公曰所託事不行亦

得不必求歸也事竟寢丙戌例當考察外官公博訪
詳審以定去留時臨穎內閣東光冢宰各挾私忿嗾
人論劾欲去廣東河南陝西三省提學副使公乃昌
言曰魏校蕭鳴鳳唐龍卽今有數人物若欲去此三
人請先去理唐由是獲免魏蕭調用上䟽後公猶爭
之不置蕭補廣東魏補河南仍各爲提學公之保全
善類以扶元氣如此類者甚多丁亥京察公力去巨
奸彭澤澤雖夤緣入館而心跡已昭卒以取敗是年
陞南通政赴任過池河見驛丞貌類黃鞏問之乃其
弟也公卽泫然泣下旣乃作詩贈之有六年復見先

生面爲過池河遇叔開之句丞名肇叔開其字也或謂主司取人自是其本分內事公何德之深也公曰生我者父成我者師父之生子亦是其本分內事子當如何言者愧謝之蓋公之厚於倫理類如此在通政時見本狀赴訴有關於人倫風化者公反覆諭之訟者愧服多弗克訟戊子五月引疾告歸辛卯陞光祿寺卿起公于家故事凡解事百需率先關節中官否則留難人甚苦之及公至釐革宿弊德望所孚雖中官亦無敢梗者人稱便焉尋疏致仕不允癸巳秋上病䟽獲歸林下者十年癸卯復起公南光祿卿仍

以病辭不允赴任踰年公七十一矣引例陳情致仕
乃得賜歸歸卽隱于商山書院諸生問道者遠近踵
集公山中野服鶴髮童顏望而卽之固充然皆德容
令色亦飄然若仙風道氣如是者又十餘年而公始
告終距其生爲成化甲午正月二十七日年蓋八十
有二矣謂爲存順歿寧者非邪嗚呼賢人君子代不
數人公生國家全盛之時鍾河華英靈之秀所稟固
已不凡而一時聲氣相應者又多理學之士宜其直
接橫渠以沂濂洛爲世大儒也公嘗謂見行可之仕
唯孔子可以爲之學聖人者當自量力故公每出不

一二年而卽歸歸必十數年而後起綽綽然於進退之間雖欲磨涅者亦末如之何也公所著有四書注疏周易贊義書經疏義詩經冊義周禮註解春秋修義全陝通志詩集文集凡若干卷公娶姜氏再娶張氏劉氏生子一曰希古娶李氏生服輿公長孫也以公廕授光祿寺署丞希古封如其官李封孺人女二一適涇陽張尚忠一適邑人郝鬻孫男五長卽服輿次日服驂曰服駱曰服駟曰服箱孫女六曾孫男四曰驅曰馳曰駮曰駢曾孫女三嫁娶皆士族希古卜以其年月日葬公于丁村塋雲巖翁之次銘曰

嗚呼谿翁三秦豪傑一代鉅公文章道德爲世所宗
其存也中原式化四夷嚮風其亡也上爲星辰下爲
河嶽蓋將與天地相爲始終四尺之封千古之崇嗚
呼谿翁

邵明甫墓誌銘

邵明甫之卒且葬也吳高之緘狀關西請余銘其墓
啓而讀之詞悉且悲余因歎曰吾忍銘明甫哉憶明
甫之從吾游也年甫十三即能屬文再踰年遂放厥
詞及爲縣諸生童丕鄉裝人勿爲意今少司馬裁菴
楊公時以御史提學巡歷校士旋留都值余在南考

功公卽過曰吾於無錫得一士邵德問之乃君門人也此子行當名世余服楊公品藻亦謂明甫當不負公知嘉靖丙午明甫舉于鄉明年丁未第進士授浙江長興知縣期年卽以善政聞值父憂守制復知福建浦城政如長興兩邑士人交頌之明甫性愷悌解事且懲余偃蹇百九刑忍鄉邑無貴賤長幼咸知愛重余嘗語之曰若能此當必爲大官矣一時交游之士亦以爲然明甫癸丑京回值余左調家居時過唁余因辭往浦城余謂其有病容尚當慎重而明甫急於行志勿覺也至杭州病劇遂卒于旅舍余與高之

諸友往逆其喪哭于其家咸爲之慟莫不曰以明甫而至此豈不信有命哉明甫邵姓德卽其名明甫蓋其字也居近陽湖人又稱爲陽湖居士常州無錫人余嘗誌其父雲山君墓其世次戚里已具其中明甫生于正德乙亥六月卒于嘉靖癸丑四月年才三十有九配胡氏生子男二長秉忠明甫嘗欲其壻吾季女明甫歿遂受其聘次秉彝聘國子生顧長吉女女一字高之子之龍明甫卒之又明年丁巳二月十八日其母鄭太孺人謂次子縣學生復率秉忠等塋明甫於黃沂之原從父兆也高之與明甫同門且丙午

同舉其知明甫與余同其狀已詳故余特著其大凡也銘曰

嗚呼明甫色溫氣怡周旋上下左右咸宜不競于物無忤于時衆心屬望大拜顯躋胡方筮仕竟至于斯其然不然造物難齊歿壽不貳若所素知九原千古日月逝而莫謂勿傳我銘在茲

周子垂墓誌銘

周子垂既卒之又明年余視師鄜延其子之望嚙哀致誠不遠數千里緘其友李懋卿所爲狀請余銘其父墓前之石嗚呼余其忍爲子垂銘哉憶子垂甫成

童卽從余業程文受朱氏詩強學好問夙夜在左右
多所自得裨余寔多或上下郡邑登覽山水亦靡不
與同子垂先余舉于鄉乃復業于余同門雖髻髯者
亦謙恭禮接弗以其少而易之故所至皆飲其和而
仰其德咸樂與之游余嘗謂之曰子之氣局其殆黃
叔度矣乎一時四方諸生畢集寔子垂爲之先容也
旣與余同試南宮余獲舉子垂下第乃復留京邸月
餘爲余迎送賓客朝夕論議未嘗顯言別去及余坎
坷仕途子垂或訪衙舍或寓筆劄多諷以巽順之言
余家事叢挫子垂每爲余經紀視如其家如是者蓋

後先三十五年而子垂已矣余忍銘子垂哉然知子垂者莫如余其又奚容以弗銘也子垂姓周名珮子垂其字也家于無錫乙虞橋西南赤湖之左士人稱爲赤湖先生周故名家曾祖灝祖循又松咸有德子鄉人子垂生三歲而孤育于母鄧兄瑗雖力農粟僅足支持門戶子垂尪弱九歲始就外傳讀孝經論語卽解大義一日告其母曰孔夫子稱閔子騫之孝以人言不間於其父母兄弟今母兄愛我矣不知人其謂我何聞者異之十九爲常州府學生在學十年始舉應天鄉試寔嘉靖辛卯科也累弗利于春官乃卒

業太學四方賢士見子垂無弗愛且敬者旣注選歸
讀書治生甚勵伐檀詩人之志而堂構蓄畚尋爲增
拓連遭母兄之喪竭力營辦哀毀踰禮自是氣血減
于其舊癸丑春下第回自京師余語盍選諸乃告余
曰吾母臨訣時謂吾須登甲科若舉人就選恐難行
志也言輒泣下自是忽忽邁疾竟至不起卽是年某
月日也距其生于弘治甲子某月日年僅五十娶鄧
氏勤儉相夫有雞鳴昧旦之風先子垂二年卒之望
等卜今年丙辰某月日合葬于彭店村之新阡子男
五長卽之望次某某女三孫男二昏配皆士族嗚呼

子垂已矣問學志行雖未大施于世而孝友著聞器
宇純粹真可以上希閔子下擬黃生矣子垂亦可謂
無憾爾矣銘曰

嗟嗟子垂溫恭其資人亦有言維德之基天道茫茫
胡不憖遺輻輳于河織斷于機成難毀易誰寔爲之
我觀大化萬有不齊究竟俱無亦又奚疑永矣斯丘
我銘在茲

徐母潘孺人墓誌銘

徐母潘孺人者余門人徐常吉之母也常吉以學行
爲鄉邦士人師表鄉邦士人人賢之謂其得於母

教居多故稱其母曰徐母云母姓潘常州武進人父
琰有隱德母年十八歸春洲徐君嶽夫婦雍雍敬讓
如賓人謂徐君家有龐德公梁仲鸞之風生有三子
而徐君卒母哀毀欲殉時時泣仆於地即又顧三子
箠箠無依乃復強起撫摩之曰汝父死吾恨不即從
於地下如汝輩何掩袂拭淚闔戶者累年家事鉅細
凡君子欲爲而未就者黽勉以代其終日夜望三子
成立既長子賓爲郡學生乃又蚤卒母仰哭籲天曰
天乎吾徐世以忠厚立家天何降割如是也豈亦天
之未定乎定則必不然也母益攻苦食淡務自樹立

以培植其家迨常吉稍知學即遣就經師每夜讀書
輒篝燈紡績相對習以爲常常吉尋爲縣學生於書
無所不讀每試于提學及郡縣輒居優列而一時之
名能文章者尤極稱許於是常吉之名蓋藉藉於江
左矣母則語之曰吾聞吾鄉有薛先生者四方人士
皆從之游子盍訪諸或者更有聞乎於是常吉及吾
門首以左國史漢之文爲問余弗應繼又以六經之
文爲問余亦弗應歸語諸母母曰是必有說焉子其
反覆探諸旣而常吉再至乃以應讀何書爲問余曰
子無爲書障也於是常吉束書而思者累月乃又以

窮理何先爲問余曰子無爲理障也於是常吉習靜而坐者累月乃又以朱陸同異爲問余曰謂其同而未嘗不異也謂其異而未嘗不同也子不必求諸往迹求諸汝心當自得之常吉恍然而悟遂作而謝曰命之矣自是常吉之學日進於高明多所自得而士人之知與不知者皆樂於親就請益母曰吾兒其殆有聞乎前歲癸亥母年七十余嘗爲文壽之擬之爲尹和靖之母君子以余言爲然甲子常吉舉於鄉歸拜母母曰兒但一意嚮上畢力爲切已之學俾吾爲賢人之母吾志願足矣寧又作貴人母耶余聞之曰

有是哉真徐母也常吉應會試北上至境山心忽作楚遂旋車南歸歸則母疾作再踰月而劇謂常吉曰幸得汝歸吾殆不起矣汝他日做官當不負平生所學諒勿苟且富貴以遺汝父與吾地下之羞吾與汝訣不得不丁寧之也遂卒時乙丑五月七日也距其生弘治癸丑四月十五日享年七十有三子男三長即寶娶白次即常吉娶梁次逢吉娶俞女一孫男三母卒之明年丙寅十二月十六日常吉扶母柩塋於徐巷祖塋之次與春洲君合兆以同門舉人吳欽狀請銘于余余固夙有聞於母者遂書之因繫之以銘

銘曰

妻道無成代夫有終僅立厥家已足爲功矧如母者
式穀爾子以開羣蒙有鬱斯丘有崇斯封我銘在石
永爲世風